

论断大纲乃变乱六经而主三焦,使近世以来医家,不复能读仲景书,不得谓非鞠通之罪也。”

曹颖甫认为《伤寒论》继承了《内经》的学术,奠定了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系统。后世医家可以在此基础上补前人之不足,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,甚至可以各有所偏,但应该遵循这个系统。吴鞠通之书,重要方剂和治法大部分来自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,而其“统系”或“大纲”,却用三焦辨证取代了六经辨证,造成了中医理论整体上的混乱,给后学者造成学习上的困难。曹氏的观点是对的。即便在当前来看,六经辨证也并无什么大的缺陷,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丢弃,另起炉灶。平心而论,温病对于伤寒的确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。但是,温病学术的发展并不一定要脱离六经辨证,仲景学说并不妨碍温病学术的发展。为了中医的规范化和标准化,将伤寒和温病统一起来,温病的方治完全可以归纳到六经辨证中来。如果退回到吴鞠通的时代,完全可以在伤寒的体系中发展温病。就如章次公所说:“经方和时方的争执,在曹师心目中就只有麻桂和桑菊的区分。”就是说,伤寒和温病除了疾病初起的方剂有所区别,中后期的方剂大部分相同,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用三焦辨证取代六经辨证。

曹颖甫并不排斥时方,主张以经方为源,以时方为流,“从经方去旁求时方”,师经方之法,用时方之药。

他不排斥时方,表现在其也常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和逍遥丸,以及牛蒡、前胡一类仲景书中不见的药。

与此同时,他也不否认经方有不足之处。他认识到辛温解表不适用于某些症状,所以看到黄坤载用紫背浮萍,就把浮萍当作温病发汗的主药。“恽铁樵治王鹿萍子脑膜炎,用羚羊角、犀角奏效,此王鹿萍子亲为予言之。证以(姜)佐景所言,益复可信。足见治危急之证,原有经方所不备,而借力于后贤之发明者,故治病贵具通识也”。既认识到经方之短,也认识到时方之长。王慎轩曾问曹颖甫:“吾师素不信天士鞠通之法,今何信之耶。师曰:彼